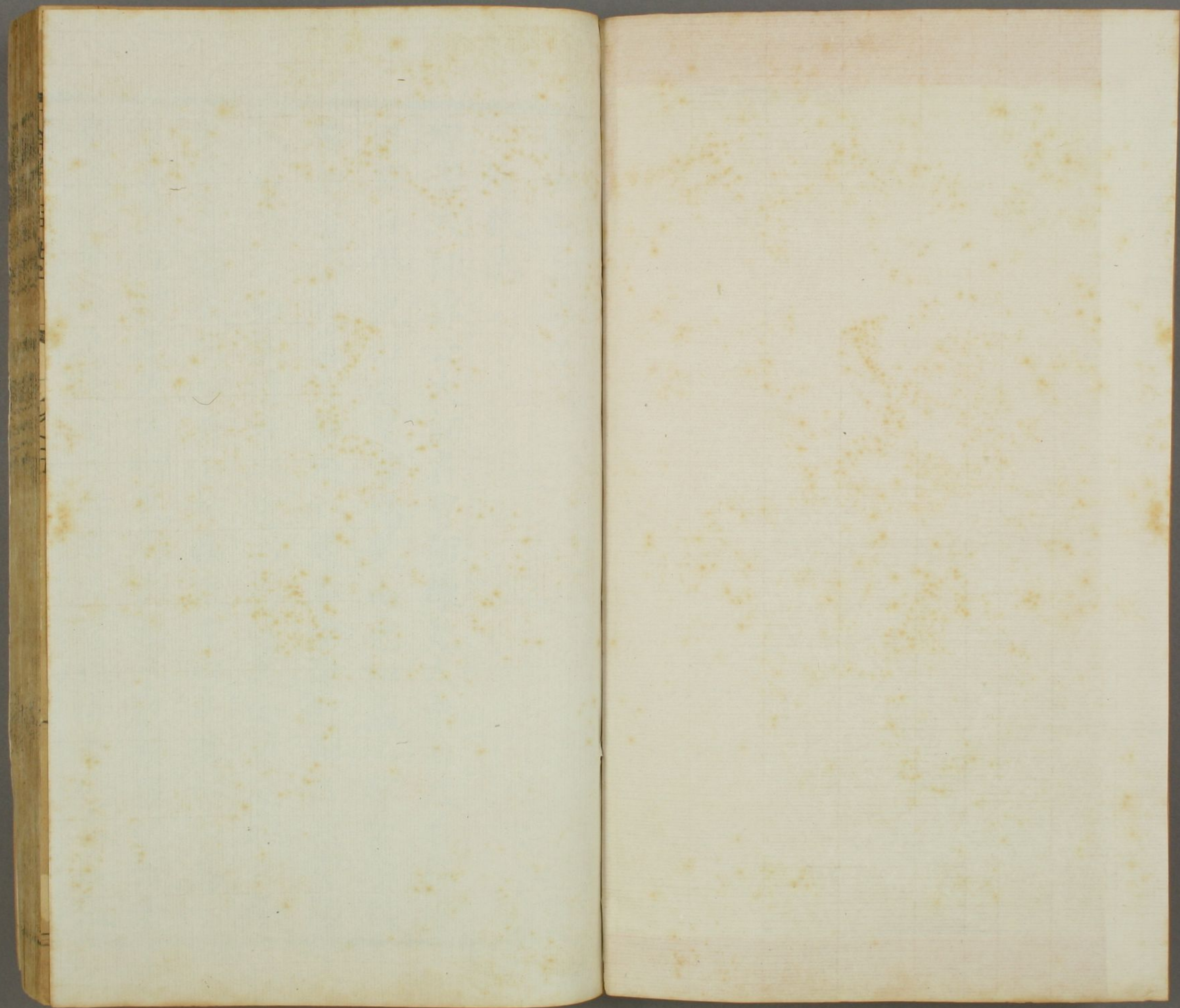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46
2





關帝祠志卷之五

外紀志

智者大師傳云大師名智顛陳光大中自天台歸渚
宮殿日登紀山遠望當陽見山色如藍上有紫雲輪
囿如蓋念彼當有勝地於是涉清漳過曲沮至當陽
入山尋之初抵清溪與意不契還至金龍池北百餘
步有大喬木空如庵山林幽深可以卓錫即止焉一
日宴坐林間忽見神物鬼兵山精木魅種種妖怪千
變萬化更出迭沒不可勝名又有巨蟒長蛇毒蟲猛

獸之屬左右盤旋注睛睥睨若吞若噬師了無怖容授以三歸有頃皆自消滅又於夜半山空月明見二神人接武而前一人美髯而威猛一人少年而俊偉師知其非人問曰長者為誰荅曰吾是漢前將軍關雲長也又問曰少者為誰荅曰此子是吾子三郎也曰與公幽顯殊塗何意來降曰以師有道行故來修敬曰何所而來曰昔者吾鎮荊州討漢賊父子忠義之氣死而不散憑依此山久矣是間人迹不通師住此何為曰道人欲於此卜築以奉佛神曰善哉願捨

此山作師道場言訖不見由是智者往覆船山為第一代師師既建道場聚徒說法學者雲集師嘗見神父子就而聽之一夕見神謂之曰吾昔以軍旅為事豈知有佛今者願受戒品永護佛法師感授以五戒呂柟曰顛事恐未必然然顛亦可謂清虛通幽之士矣若其言語荅問之詳或其徒潤色者也

又智者傳云智者自玉泉復歸天台仍住國清及將入寂語弟子曰我滅後有大力鬼神取吾肉身去汝等當倒誦揭帝咒勿睡晝夜守護至第六日僧徒意

隋帝神志 卷之三
稍息各寐忽風雨暴作遂失肉身云是關將軍取藏於玉泉山谷間人莫知其處今天台佛壠巖雖有智者塔肉身不在焉

呂柟曰此或智者之徒所為語乎

荆門志云隋開皇初勅給寺額曰一音其春亢旱百姓以為神怒智者率衆到泉源諷經便感雨澤是歲大熟

呂柟曰神主山川雲雨人精誠則應之

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鹽出於池歲收

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減鹽少虧失常課此是災異不可不察奏入上遣使往視使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稱城隍神令臣奏云為鹽池之患者蚩尤也忽不見上怪而疑之顧問左右左右皆以災害之生有神主之為言上乃詔近臣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夷簡夢神人戎衣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轅吾讎也我為此不平故絕池水爾若急毀之則已不然禍無窮矣夷簡還白其事侍臣王欽若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龍

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
於是召天師赴闕上與之論蚩尤事對曰此必無可
憂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為神蜀將軍關羽忠而勇陛
下禱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助上問今何神也對
曰廟食荊門之三泉上從其言天師迺即禁中書符
焚之移時一美髯人擐甲佩劍浮空而下拜於殿庭
天師宣諭上旨曰蚩尤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
為民除害如何荅曰臣敢不奉詔容臣會嶽瀆陰兵
至彼并力為陛下清蕩之俄失所在上與天師肅然
起敬左右從官悉見悉聞莫不讚嘆忽一日黑雲起
於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
戈鐵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斂天日晴朗池水如故周
而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聞上大悅遣使致祭仍命
有司修葺祠宇歲時奉祀

廣見錄云第三十天師張繼先宋崇寧中應召平
解池之祟凡四詔赴闕賜號虛靜先生視秩中散大
夫世傳虛靜平解池之祟以為得神之助斬池中蛟
也由是侯有崇寧真君之號琦謂天師平祟之文出

關帝神志 卷之五
於傳記小說一見於祥符時一見於崇寧時所說不
同更須考詳

荆門志云武安王廟食玉泉山荆門城西行祠在焉
宣和七年春守獄吏嚴宥得狂疾解衣跣足疾走詣
祠內瞠目注視若有物憑遂巡降神語呼守殿僧詬
斥之具告以祀享不虔若將重加譴呵而姑貸之觀
者比肩毛髮皆凜嚴素不解書時日既夕疾呼取紙
札滅燭書一十七字曰一正只行為用限善好事相
從只此不可言筆力道勁類顏柳書然章言莫克究

也嚴既悟咨嗟嘆息因叩頭懇請乞化緡錢營寢殿
三區

湖海紀聞云邢州李生者事母至孝母年老喪明其
妻金氏性頑狠侍奉有缺母嘗責之金以為恨一日
生出外金具饌進母適有小兒在竈下遺糞迺以麩
蘸糞燒餅以進母聞臭不食留以待兒歸語以故生
怒捶之金氏奔匿關王廟中生尋求不得居二日有
報生者即入廟見一狗伏神案下睜目欲噬人且人
言曰我不合以不潔之物奉姑今化為狗矣數日而

死

胡琦曰李忠愍公名若水字清卿邢州曲周人也為大名府元城縣尉日嘗晝坐廳事有一健步造於庭稱是關將軍使者出懷中書置前忽然不見公大駭啓緘視之外題關雲長押封其書大略言歲在午未世當亂侍郎勉之公甚以為怪不曉所謂其後靖康元年歲在丙午公奉使金國除吏部侍郎明年歲在丁未金人圍汴京公隨駕出城求和公不屈為金人所殺

元梁瓊太原平遙人健勇有幹略武仙據真定反山東皆響應瓊率所部從先鋒都元帥笑乃瓜征收山東真定河間大名濟南東平等路悉皆平定獨益都形執險阻武仙支黨負以為固城守不降瓊引兵至城下招諭賊不聽迺圍以困之凡五年未下丙戌年三月內瓊憩於桑林枕鞍而寢夢有髯將軍被甲執刀若世之所畫關王者而告之曰梁元帥可無懼吾護助爾言訖乘馬而去瓊寤而異之已而左右搜索於空桑中得文書一卷發而視之迺關王畫像也持

以獻瓊瓊置於帳中事之甚虔由是屢戰屢勝若有神焉瓊乘勝與諸將合兵攻破其城益都平瓊以先登力戰功加安遠大將軍

沔陽府舊有武安王廟甚靈大德十一年居民遺火焚廟廟中諸神像皆為灰燼獨武安王像貌儼然如故

國朝洪武解州下馮村有于保兒者聘本村汪氏女甫三日戌南海汪氏家居以紡績為業孝事舅姑每飯輒留米一匙積至月朔市香紙謁武安王廟以祈

夫回父之歲在丁卯三月二十三日時保兒在彼為總戎牧昏暮時忽見一人謂曰汝思家否泣而告曰僕離鄉萬里瀚海隔絕何以能到其人曰吾亦解人寓官於此今西還當偕往遂帶於馬後瞬息間墮於下馮村之東壠遍體沾濕筋骸疼痛及旦迺匍匐而叩諸耕者始知至家見父母與妻相持而哭備道回家之由迺知為王神力之佑汪氏至誠之感伍中隨報逃即保兒是夜還家之明日也事聞遂蠲厥役隆慶間廣平府霖雨浹旬山水暴漲浸入東門城中

關帝志 卷之五
男婦號號震動天地俄見城上關公顯聖一脚踢倒
城門樓櫓門壅住水頭城得不陷

嘉靖間平度州張氏一老嫗隨第三子秀才異居忽
一宿為衆鬼由窻孔中舁出中塗見里人劉積者夜
偶出門嫗號泣求救積不應閉戶而去至郭外將棄
諸大水中值武安王過衆鬼狼狽跪伏馬前王叱之
曰早還老嫗於故處遲即斬之衆鬼誤送老嫗於長
子家其門堅閉王以刀指之門自開老嫗蘇而泣鄰
有酒店人皆曉起聞其聲似張母也呼其長子起而
視之相顧駭愕因叩其故母云云如前好事者急往
問劉積積云夜見黑黑如霧洶洶而來令人毛髮聳
然趨而避之

王同軌云民部郎沈君襄以其父青霞公鍊抗疏論
奸相嵩過激徒置絕徼而又以重忤相棄市青霞公
諸子皆冤死獨襄出嬰杵藏孤繫獄且久一日獄吏
持飯飯襄曰君食之凡囚死例給飯蓋兩臺使皆相
私人受相旨盆死襄獄中俾無噍類沈氏耳襄亦知
之但彊飯待斃忽白日發異香滿室而神御赤馬盤

舞自雲中下語曰我關雲長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
汝汝不死語訖戛刀入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
獄外喧聲動地兩臺使皆以他疏逐相被逮去身膺
綈騎銀鐙一死一從戎而棄果出蓋神力所扶救也
沈君出令安鄉構壯繆廟日夕展拜又云近聞有壯
繆廟在某地而來禱者毆父逆子也神下親戮之會
觀者麋集神還座未及端而一思泥像左偏云
陸粲庾已編云吳人尤弘遠作水陸道場畢得病為
率攝入冥王者曰文移鄴都當云呈今迺云咨誤矣

此雖行持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有甲
冑者二神將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天將王靈官
顧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領之靈官以足蹴遠背
曰去遂得出

又云長洲顧舉人蘭往年會試京師舍於逆旅得寒
疾甚重自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而病執若此殊以
為憂見卧傍挂關公像一幅迺於枕上默禱其庇佑
朦朧間見神來呼之視其貌彷彿所畫者語之曰君
無憂至晚且出汗即能起矣言畢倏然去及暮果汗

而愈

薛翊江湖紀聞云一邏卒臥道傍拂曙恍忽數人議往陳某家一人云關大王在彼奈何一云負某人錢二百又逆其母關大王乍去矣倏無所覩往驗陳舍則一家病疫

余有丁云張水部者豫章人也歲丁卯挾其弟計偕入南宮之桃源弟病病革已屬續水部為治木未收也忽若神人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人告水部流涕長潛淫淫下忽承映驚不能自止頃之聞有呼者

適為關先生以王孫友愛故來報汝行矣水部因昇弟屍徙寘野廟中日夕走關侯祠下祝之曰侯嘗兄事先主周旋十餘年不愛其軀既已存亡死生矣誠義結於衷非苟而已也某抱手足戚有侯則生無侯則棄捐委溝壑長終而不得反侯意中脈脈何不念乎歸則於邑悲哀而伏屍之旁旦又走侯祠下而祝之至於再更祝曰侯於先主異姓也猶然某親兄弟同父母獨奈何相棄於此因以激感侯舟人則詬水部曰君得無誕乎何言死者可生也死生在司命非

司命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嬰兒終日竟棄去之是日水部聞室中復有呼者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此自當生者於是水部籲侯急死之日為孟秋晦日迨是秋中矣水部視其魄不陽亦不化瘠甚矣中乾外枯形宛若槁木水部私念曰是得所馮也精爽通於神矣已又念營魄能無離乎是且有旦宅無情死者我數數然隨而哭之魄不得載營矣謂死者何則易幾不敢哭介其僕一人潛獨伏廟中夜不敢舉煙火旦走侯祠下捧明水一盂燔其所祝辭投水中

歸以沃屍搗額抉其口以五分瀝之屍萌乎額有此水部喜籲侯彌急一夕屍起熱然負牆立立忽仆僕走掩涕以告水部曰幸矣侯之應主人深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怪焉水部急入拊屍而語提其耳曰某在斯締聽之細若氣微若聲呻呻若孩水部恐其營且遊不復反也又微語曰弟來弟來弟有父母在也寧忍置不顧乎已迺喉嗑然聲少出謂形不類已詫水部水部按方寸間指之曰是非爾乎因撥其目目微若欲視者則索鑑求照見其口鳴而鼻張漆

國朝神志 卷之五
漆然循其兩股至於腹流絡轉動忽起坐但服湯數
旬而復復之日見者莫不灑然變色動容謂是神異
哉死於某日復於某日凡有十八日史丁曰聞之子
墨子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明耳目之於壘誓也
以余觀於侯不然哉侯起漢建安距今二千餘禩而
神氣凜凜如一日無論學士大夫雖隸人女子莫不
知侯廟侯而尸祝之無論名都大邑即一井一聚望
侯廟則趨覩侯像則矐然顧化語侯威靈則面赤月
夜而不敢下此無他故侯精靈翕霍於上而時

人誠信專一格之於下故人病則禱厄難則禱兵火
旱潦則禱百禱百當若鼓答枹若鉉遇石母不較然
彰彰明著者侯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侯
心徹乎天日天道不言善應禪然善謀有所過揚必
於善惡侯奉若之以激厲至精可不謂與天合哉君
子謂夫輕神明無報應者悖幾非望倖苟免者不得
其終迺今水部事若符券云余故謂侯不獨智於聖
人且與天合也余既論著水部事因頌侯曰百六道
喪朱光岷裂羣雄號闕宗子為烈風雲未和虬虎未

決桓桓我侯萬夫之傑披榛來汨綢繆若結果杲晝
斯死生矢之臭味所同千歲一時操臣不可權婚則
辭系爵曰侯是惟中山之支形可以辟志不可離赫
矣靈武赳赳如虎一麾臬良曾不及鼓降禁摯德大
偷為鹵起燕伯豫彊巴君楚再揚炎燼耀於西土惟
侯精忠為世紀經虹霓可干掩彼日星奠我乾樞坤
軸以寧騎箕撫芴濯濯厥靈運行亭毒宰割幽明紛
其盼嚮皇矣英爽質之在旁臨之在上莽無不之偏
乎窮壤被巫紛史以莫不享有祈者應若聲答響侯

初跡而句三字余聞而請觀之其字莊嚴執欲飛去
殆非人間筆即紙固非人間有也後有六丁六甲名
字符各一道蓋侯勅以訶不祥者而又有脩鍊家言
具別紙尾印桃園主人圖書竝是青紋疑靈氣勃勃
楮間侯固戒勿輕泄謂此紙而已夫侯本以兄弟締
好故不忍人相好而中奪之姑借一浦以儆百浦耳
其授廷書曰朝氤氳夕拱拜徒爾勤非我戒枝頭青
勿剪壞斯侯所以神道設教之指哉至其授欽書有
曰五鼎獨餐無味則侯之重有感於不咸也深矣余

國朝志 卷之五 十四
欲欽摹侯書于貞石別釋之以曉寤者而欽弗是也
聊識於此且明侯指不獨私為浦而發云

猗氏縣知縣賈一鶚曰嘉靖壬子燕南饑饉病疫劇
不可治余父不免閉目絕水飲七日一夕大言曰關
王以金丹一粒活我也吾生矣屬余進水內之即汗
而愈既而母亦疫且革亦得丹愈如前詳見猗氏縣
重脩關王廟記

鄭泉謂先主曰陛下亦知關將軍今以為治鬼督乎
關將軍雖身首異處首在魏魏人鑄金而為之身身

哉侯哉與天為媒沃沛惟澤震疊則雷訖茲強富繁
人是哀善福淫禍篤必因材疎而不失厥網恢恢蠹
我衆類食侯之賜日月所照舟輿所既皆終其命莫
不如意大矣侯之功蔽乎天地史臣誦烈表垂萬世

水部名克文江西新淦縣人戊辰進士終刑部員外
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終山東副使

顧冶太函氏五臆云始余讀回生傳而大奇之以今
睹浦氏子得關侯手書事尤可怪焉浦氏子伯曰大
廷仲曰大欽兄弟少相友愛弟已媾于婦始有小隙
廷遂書其臥內曰至易求者田地至難得者兄弟即

其弟未有以見也一夕欽病甚夢有累石巨缸皆肉
骨充其內回視之迺關侯提大刀挺立其後欽驚而
寤病良乂愈便齋辦香謁南禪寺關侯祠焚香楮畢
忽見他楮懸爐上擬為之焚覺中若有物者剖之果
得兩紙如高麗薄綿繭而色殊白長可三尺許字石
青書甫指面大俱鐘鼎篆文欽不識也率祕之在篋
因博訪書法家字譯之垂六百言句六字首即用廷
前二句欽不無心動于是出以示廷廷異而貌侯旦
暮禮侯無絕忽亦得一紙書於爐下大率紙字都似

在吳吳人刻玉而為其首各全一體廟食兩國其精
魂固不獨依依西土也三國靈承之矣

弇州續藁云關將軍廟成客有請圖廊壁者余謂公
以勇烈冠一時則無如白馬先登馘顏良首樊城破
曹氏七軍僂龐德降于禁以勛猷垂身後則無如七
日役神鬼建玉泉寺為荊州第一刹驅風雨剪蚩尤
俾河東鹽政復故夫白馬樊城之跡人人能言之後
二事稍祕按天台智者以隋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
金龍池月夜有具王者威儀二人一長而美髯豐表

一少而秀發長者前致辭曰予關羽也彼羽子平也漢末分擾事不果願死有餘烈叨主此山敢問大德聖師何枉神足智者曰欲建立道場耳神曰願愍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厥土深嘉吾二人當為力建一刹供護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既出定湫潭萬尺化為平陸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即受五戒智者具書晉王廣上其事錫以佳名而公遂為此寺伽藍神矣智者所謂肉身菩薩也宋正和中解州解池鹽至期而敗課輒不登帝召虛靜張

真人詢之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誰能勝之曰臣以委直日關帥可也尋解州奏大風霆偃巨木已而霽則池水平若鏡鹽復課矣帝召虛靜而勞之曰關帥可得見乎曰可俄而見大身遂充庭帝懼拈一崇寧錢投之曰以為信明當勅拜崇寧真君也兩藏所記當不謬而史志俱遺之豈用夫子不語怪神例耶按黃帝經序曰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解池是也又真定有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則蚩尤之主鹽池蓋數千年猶在耳公固義勇使

關帝祠志卷之五
不受天台戒作玉泉功德縱不令墮黃尤道其去阿
脩羅能幾也尤子求善丹青聞余語而繪公四事於
絹素以獻子求之所能貌者桓桓赳赳之氣與指撝
跳盪分身百應之神奇而已公所為功與其志不得
也因敬為拈出之

舊錄有弇州續藁曇陽子出神一段陽城楊泰階
曾向余云云余亦稔聞其不足徵信遂削之亦焚
道餘錄意

關帝祠志卷之五終

關帝祠志卷之六

藝文志

胡琦新編實錄序

予初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關壯繆傳未嘗不釋卷
而嘆想見其為人而哀其志之不得伸也後在當陽
訪求章鄉侯死所每過之尚廩廩如生未嘗不徘徊
顧瞻慨然感動而嘉其大節之不可奪也嘗謂漢自
中平已後天下大亂曹操遷天子於許都孫權擅土
地於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時羣材竝出從而附

之者莫非漢臣漢危不扶而佐魏吳傾覆之迹其所為遺臭天下後世孰若雲長大勇憤發心不忘義事漢照烈誓同生死守荊州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奸雄之膽可不謂壯哉惜乎事機垂成禍生於所忽迺守其志終始不回卓然為漢忠臣獨見稱於後世廟食玉泉至今不絕四方祈謁靈應如響不亦盛乎及考其事蹟本末具存國志所不載者散在衆籍退而具草以本傳為主旁按前史互閱故書校其同異差次而推衍之編為實錄其文則

因於舊其事則詳於前遂迺因而論之以備遺亡又輒用己意稽古驗今列為八圖神象圖世系圖年譜圖司馬印圖壽亭侯印圖大王塚圖顯烈廟圖追封爵號圖又廣覽載記採事撫實析作四門曰靈異曰制命曰碑記曰題詠積年而後成立名曰關王事蹟凡五卷別為玉泉志三卷以附其後

至大戊申題刻胡琦新編事蹟序 李鑑進士

嘗伏讀後出師表而後知神之心即武侯之心也夫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則討樊所以去賊去賊所

以興漢也當其干禁出降龐德就縛許下議遷中原
響應噓死灰於復然續墜緒於將絕漢事若將成矣
炎靈告終吳下阿蒙伏兵鱗艦中而擬其後付託非
人芳仁反噬卒徒鳥驚獸散而神之父子見危致命
矣歸先軫之元舐中丞之面千載之下猶為之悽愴
况當其時乎由是昭烈東兵連營歸峽反為豎子所
困雲長不可得而用矣豈非天不祚漢而然歟然天
之心雖不可得而回而神之心則雖百死而不忍背
漢也譬之干將焉雖埋沒土壤而衝斗之氣未嘗散

也譬之江水焉東以瞿塘厄以灩澦鬪捍激撞憤怒
噴薄而萬折必東之執不可障也方神之劬於下邳
奔於袁軍保於麥城死於章鄉而為劉之心未嘗變
也嗟乎此豈不知義者之所能為乎孟子曰是集義
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神之義勇充塞宇宙至今
猶有生氣遂使鯨浸之南龍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
敬事雲旂天馬恍惚見之此豈區區禍福聳動而能
若是耶玉泉山川託神而靈瞿雲之教得神而盛香
火之緣褒崇之典犧牲之祀有窮天地亘古今不可

磨滅者也巴郡胡君光瑋隱居漳濱淹貫經史慨忠
義之無傳稽擣杙而有作叙攻守之歲時紀成敗之
實跡糾謬正訛列圖述志且字附其音文通其義使
後之為臣為子者知所兢勸其係於綱常關於世道
者非淺淺也

嘉靖乙酉刻義勇武安王集序

呂梅鮮州判禮部侍

王集元季巴郡胡琦已嘗編刻名關王事蹟

國朝解郡守相繼者又增刻二三次然今板本模糊

文字缺謬則已不可傳遠間方理解志并釐正王之
世傳竊欲校刊此集未能也巡按初公爰有茲命又
懼耗資損民非王所欲即以其香火餘金充工食費
于是梅遂得申次其文裁刪其冗采補其缺或考諸
蜀記或質諸本史或訪諸當陽志或問諸常平里而
王集成凡六卷梅嘗謂勇不善用匹夫之力責育之
憤也勇而善用聖賢之道文武之怒也當漢末世劉
先主帝室之胄志復漢室分義攸宜諸葛孔明讀書
隆中諳曉邪正亦必待三顧而後起則亦君子之常

惟王家在解梁身為布衣爾迺見超乎億人之上趨數千里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決者皆王之力則夫資稟之高學問之正曠茲叔季鮮其儔匹配義與道此真其勇乎又嘗謂凡天下大業之成雖其時主之聖天命之新然皆賢人君子才智忠義為之經營及其敗亂皆小人浸漬以致之若迺臨危遇害小人者又竄身謀已改面事人而賢人君子獨效節不去則天道似多福淫而禍善老莊鄉愚之徒由是稱也然則王之事亦天乎昔在齊崔杼

弑君晏平仲以為人有君而人弑之而不亡不死不行及被劫盟則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迺歎君子猶或譏其不亡不死不行之非義也然則凡食漢土之毛者孰非其人而暇恤其緯乎彼曹操孫權漢室雄賊已勿足論其餘從而事之者雖其籌策之良材力之盛則亦盜蹠分均出後之仁義耳又安可與王比方孔明因論馬超推王在黥彭之上目為絕倫豈曰無見夫人而直雖死猶生人而不直雖生猶死人而仁雖屈實榮人而不

仁雖伸實辱王可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王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後欲觀王之心者惟當觀天上之日耳若迺曲儒陋士疵王矜已傲物以取敗夫以王之所負其視當時人不啻犬彘故於孫權罵以貉子絕其請婚非以為狂也其於曹操報刺顏良封還賜金非以為廉也其旨深遠而其道廣大舉吳魏君臣皆不解其故雖後之君子不過目以國士虎臣耳然則王之心又安可語邪故今校刊王事而因間論其心注之各章之下使貪夫懦士亂臣賊子雖死猶不免于懼云

胡琦論雲長

胡琦曰按東漢之末也董卓構亂羣雄爭衡曹操因之專秉朝權竊窺神器先主起宗室禮英賢提孤軍以討漢賊雲長委質而事之其志可尚矣觀其敗於下邳寧忍一時之辱而未嘗有志漢之心勝於白馬寧辭千金之賞而不肯作背劉之事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及持荊州之節與南郡之甲直趨樊襄以抗勅敵鳴鼓則曹仁喪膽揚旗則呂常束手遂降

于禁誅龐德虜傳方執胡修於是威震中原莫不響
應以曹公之雄用兵制勝自謂無前至議徒都以避
其銳當是之時義師之氣可謂振矣非有勇者能如
是乎不幸釁生於鄰國禍起於蕭牆墮吳兒計中使
其不死歷以歲月并魏吞吳必矣論者謂雲長處置
乖方以短取敗愚謂不然看雲長須看與先主孔明
以興復漢室為已任一片忠忱對越天地即是夏少
康以一旅祀夏配天之本心也雖古義烈無以加焉
後之君子當諒其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

呂柟曰琦論亦得王事七八矣

胡琦蜀漢論

或問雲長蜀將軍也實錄稱漢不稱蜀者何荅曰蜀
郡名漢國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王漢中拜雲長為
前將軍是時天子在許都先主表而授之如此則受
天子宮也而况雲長之沒又在此年之冬乎以蜀稱
之非實錄也明年魏氏代漢降天子為山陽公又明
年先主始稱帝於成都改元章武立漢宗廟初未嘗
以蜀建國號也其後陳氏志三國時事分別為蜀由

是因而不改至司馬氏修通鑑以漢紀之而不以承漢統蓋謂魏受漢禪故也及朱氏作通鑑綱目與司馬氏議論不同以為魏雖受漢禪其實篡也先主雖保巴蜀迺漢室之胄也於是黜魏正其名曰漢云

王世貞史論

關羽之失荊州以為羽之失余以為非羽之失而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

自至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荆襄為羽聲援羽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而因以比掩洛東蹂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胡應麟曰

王元美此論甚卓第劉封孟達屯守上庸先是壯繆
累使發兵而二人銜其矜高堅閉不出以致運路斷
絕迄墮吳玠脫當南郡既失麥城孤危二人罄兵風
發赴難亦決不至此極昭烈所以不遣孔明益德者
蜀土初定驚擾不常如魏人所傳日斬數人而弗能
止孔明何能旦夕離去根本益德破張郃坐鎮閬中
舉足援荆郃必乘虛來襲亦非所以安輯漢川也昭
烈蓋以羽方乘勝而南郡非旦夕可下即有利鈍封
達密邇荆土足相應援詎意外訐內叛瓦解土崩遺
恨千古也耶

毛一公論關壽亭張車騎

史稱昭烈得孔明情好日密關壽亭張車騎皆不悅
昭烈解之迺已嗚呼是何其厚誣壽亭也夫壽亭一
代英雄當其時曹孫袁呂皆彊而獨委身於困窮之
昭烈是豈闇於識者顧能識昭烈於業履之初而不
能識孔明於三顧之後何刺謬也春秋時諸侯迭主
夏盟者孰無親信帷幄之臣壽亭天性忠義且春秋
素所誦習而不欲昭烈親一孔明又何忤也以為間

乎則壽亭與昭烈誼托君臣情聯骨肉即堅金可斷而猶惴惴焉懼孔明之間已也此直鄙夫靡耳何以為壽亭然則昭烈進黃忠壽亭何以不悅蓋忠以降將名位遠出馬張之下而壽亭心素易之一旦以斬馘夏侯驟獵高位其恥與等列有以也迺費詩一言旋即感悟受封此豈護前者流而以為不悅昭烈之親孔明誣也若夫車騎之忠勇與昭烈之任車騎大都鴈行壽亭跡其愛禮君子義釋嚴顏其謂兩將愛之不悅皆誣也

張重華雲長大節辯

昔潘氏稱秉燭達旦為雲長之大節噫此小人之睹雲長者哉夫雲長之於玄德也義為君臣恩同手足則眎玄德后其尊國母也其親丘嫂也瀆倫亂常鄉黨自好者猶且羞之雲長何如人哉蓋千古烈傑也豈瞞虜所能變黷哉此在雲長睹之特其小節耳秉燭達旦迺所以破奸夫之膽而示吾之不可籠絡其廩廩節氣胡待一燭之光而後照哉吾故曰潘氏之論名為大雲長而實則小雲長矣然則公之大節也

何居曰生死不負玄德終始欲為漢臣此所謂雲長之大節也

胡琦赤壁考

鄂州志曰按元和郡縣志曰赤壁在蒲圻西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船處今江漢間言赤壁者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近古而合中又黃州志曰按水經載赤鼻山齊安拾遺遂以赤鼻山為赤壁山以三江下口為夏口以武昌縣華容鎮為曹公敗走華容道其

說乖謬蓋周瑜自柴桑至武昌縣樊口而後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今赤鼻山在樊口對岸何待進軍而後遇之乎又赤壁初戰曹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則赤壁當在江南岸今赤壁迺在江之比非也然蘇子瞻赤壁賦迺疑似語而大江東去之詞又可見矣 琦按赤壁鄂州黃州二志講求其地可謂的實大抵漢陽之赤壁在臨嶂山漢川之赤壁在漢川縣嘉魚之赤壁未詳所在蓋周瑜自柴桑泝流而上與曹公相遇於赤壁則赤壁當臨

大江臨嶂及漢川皆非臨江處惟江夏之赤壁在蒲圻東控夏口西接華容曹公既敗之後即從華容道步走故鄂州志以江夏之說為近古而合中而黃州之赤壁在赤鼻山黃州志說之詳矣予今取江夏之說

程敏政爵諡考

關將軍羽仕漢封漢壽亭侯諡壯繆而今之祠扁止題曰壽亭侯不書諡意以漢為國名故不書以謬為惡諡故削之為神諱也以予觀之書爵既已脫誤而

諱書爵者尤非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為史稱費禕遇害於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多寡今去漢字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表其首烈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若以漢為國名則不當錯置於職名之下至於諡法武功不成曰謬而謬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為繆蓋傷羽之死國故以壯繆節惠而宋岳飛諡武穆意

與此同今迺諱之以為惡諡豈理也哉神之祀號在古為重而世俗踵弊積無知者故為訂之

呂柟曰此有據

安陽亭侯

乘

按三國李恢以功封興亭侯晉庾翼封都亭侯

侯趙雲

皆以一字冠于亭侯之上絕無二字者固知壽亭

侯為正

紹興中洞庭漁人所獲印其左券云程辨

或此

諡是而辨爵非

壽亭侯于抄也

成陽亭侯

程敏政讀將鑑博議

凡為將者當觀其大節之何如而不當計其事功之

成敗子嘗嘖戴溪之論曰羽輕信寡謀貪前利而忘後患矜已傲物犯眾怒而失人心意以羽嘗逐權置吏罵權請婚虛內攻外至於敗亡為輕信寡謀之過又以為羽之攻樊也嘗以軍資不給將還治糜芳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皆降夫一介之士必有死友羽為主將不能以恩撫下使眾叛親離為矜已傲物之過嗚呼羽之在許也曹操察其無留意使張遼問之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當立效以報迺去耳其後解白馬之圍盡

封所賜而奔昭烈然則惇天下之大信者羽也許田
之獵羽欲殺操昭烈不從使當時從羽之言則漢室
中興可以為有成之韓推矣羽之下襄陽斬龐德降
于禁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銳無謀而能若是
哉然則負天下之大謀者羽也權與昭烈既分荊州
則權迺漢臣方將戮力王事以圖犄角之功不可謂
之虛內曹操脅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謂之攻外至於
荊州之分吳人以昭烈為無功不當得而溪亦以為
然子獨以為操之東下也魯肅謂權曰豫州天下梟

雄與操有隙如使豫州撫劉表之衆同心治操天下
可定也孔明請援於權權亦謂非豫州莫可以當操
者夫豈以昭烈身之勇兵之強哉實江東之人欲藉
重於王室之胄庶操逆而我正耳蓋操逆我正則神
必相其役而士思奮有必勝之理使赤壁之下非昭
烈親在行間則權操均賊勝否不可以逆正決矣荆
州分地昭烈豈無謂而得之者哉權無故欲并之而
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羽之逐之宜耳忍辱
而婚其讎春秋之所非也權既反覆小人羽烏得而

婚之矧羽知春秋識禮義而權以妹妻昭烈之事又自可鑒羽之絕之亦宜耳軍資不給當以軍法從事使羽不加之意則失其所以為將矣知人之哲聖堯猶難羽亦烏能逆料其襲漢衣冠而甘為臣虜哉凡若此者謂之矜已傲物不知其可也羽之善待卒伍見稱於昭烈而溪謂羽不能以恩撫下昭烈於羽情若兄弟其死也棄中原之讎為伐吳之舉千載之下得死友者莫如羽而溪以是譏之誣矣迺貪前利而忘後患可以詆權犯衆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操皆不

可以詆羽何也昭烈跨有益州漢中之地帶甲百萬而孔明為之臣權能保其必勝乎慮不及此迺區區襲羽使天尚祚漢昭烈不死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乎故曰貪前利而忘後患者非羽也權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曹操一旦欲攘其位柄其政君其人故昭烈起兵徐州則郡縣多叛曹應漢耿紀韋晃之流位不過少府司直而伐曹不克誓死無悔當時扼腕於下者可知矣故曰犯衆怒而失人心者非羽也操也為溪者何故以僭竊反逆之事務欲取而加諸忠義正

直之臣乎至於篇末迺曰羽固非良將矣然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於後代也嗟乎伊尹去桀就湯太公避紂佐武王凡為將者莫良焉以其識去就而以除殘去暴為心耳漢末羣雄鼎沸袁曹執可以帝天下而羽委質於昭烈盡瘁迺已是豈有所顧望者哉所謂良將若羽是矣而溪曾不之識是重羽之無成為可惜而輕其大節為可後也夫成敗出於天而大節存乎人仁人志士盡其在己者耳豈能責成於天邪善乎蘇洵曰世多奇呂蒙之功以子所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溪烏足以與此

呂柝曰續得此與鄙意合

關侯謚辨

張萱博羅人戶部主事

漢關侯之謚壯繆也陳壽以謚法名與實爽曰繆傳之謂侯剛而自用矣以取敗也千載之下卒無一人出半語為侯表暴者至今侯與晉賈充唐許敬宗諸匪人同科余竊寃之壽曰樊鄧之敗侯實自取荊州一失蜀之大事去矣以繆為謬固宜嗟嗟侯死而荊州失此非侯罪也侯圍樊鄧時居江陵供軍資者糜

芳壯聲援者傅士仁也二人者憾侯積輕之不悉相救更聞侯欲還日置之法故二人入權間迎權夫受斂矣不用命者誅芳仁逗遛不當問乎不即問之語復宣泄以啟判心侯計誠左然以此罪侯謚以不美則當時未聞有此議也余閱國志趙翊軍之謚順平也其議甚詳當時議謚殊不草草且張新亭謚桓矣馬平西議威矣黃漢升謚剛矣諸公皆出髯下者皆得美謚侯之忠勇蜀之朝野誰不傾心禪雖昏庸豈昧於侯諸公議謚時景耀三年也姜伯約輩豈皆大

憾於侯而故加以不美之謚乎謚法有之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禮記大傳以序昭穆古本作繆左傳穆多作繆是穆繆古文皆通夫布德執義中情見貌孰過侯者謚曰壯繆亦猶秦穆魯穆或作繆耳而以繆為繆戾之繆橫生訾議甚矣壽之闡於謚也第壽之義抑亦有端侯為氣多上人於士大夫鮮所下士大夫時或宿憾即當時謚繆為穆安知無芳仁輩若者不以繆戾之繆藉口而甘心第壽實憾蜀即諸葛武侯尚不能塞其口武侯而下盛名惟侯謂繆

關帝祠志 卷之六
為謬惟以快讒慝耳後主有知能不令姜伯約輩共
拔壽舌乎余友人謝少連者誤季漢書輒復因浴壽
說故詳辨之以貽少連且復書一通告侯祠下為侯
吐氣

關帝祠志

碑記

宋元祐七年解州知州張東之重脩武安王廟記
解縣尉鄭咸撰畧曰秋霜之嚴見晁則消南金之
堅遇剛則折而侯之忠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亡
居後不可奪也

金嘉泰四年重脩武安王廟記 京兆田德秀撰
元至正二十五年郡人蔡榮等重脩廟記朝列大
夫 陳獻撰畧曰輔翼昭烈克紹正統所謂一旅

興夏一申存楚者也

國朝

成化十四年知州張寧重脩廟記 禮部侍郎周

洪謨撰

正德五年知州李文敏重脩廟記 洪洞韓文撰

畧曰王以正直為神世之愚人不察事神之本意
迺欲徼斯須之福而禳造次之禍者不亦惑乎

嘉靖二十二年知州解情重脩開顏樓記 武進

唐順之撰畧曰解之廟侯也久矣而為樓以棲樂

者則始於

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顏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
故為將軍封列侯得賜饒歌鼓吹其歿而葬也得
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

二十五年知州孔天敘重脩廟記 太倉王忬撰

二十七年知州樊問仁重脩廟記 郡人丘東魯

撰

三十四年重脩常平廟記 解州知州前監察御

史徐祚撰畧曰距州東二十里為常平下馮村寔

王故里父老相傳廟即王舊居有塔屹立且云塔下為井王初避難出亡時其父母沉墓於內後人建塔以表之惜史傳不載郡誌無徵塔上嵌片石知為金大定十七年里人王興重脩廡下列斷碑知入國朝一脩於成化丙申再脩於嘉靖癸未繼脩於庚寅皆鄉民私葺官無與焉憶余乙未叨第進士即夢謁一宮宇彤庭宏敞檜栢蒼蔥覩王端冕坐殿上既而除知夏縣夏解屬也余以事如解謁王祠宛然夢境心甚異之尋丁外艱服闋補

知萊之掖縣入登烏臺出守青郡俄謫倅江西之寧州前後凡十八年迺轉知解州始信前夢示兆不獨為宰夏徵已

三十七年知州王惟寧重建廟記 蒲坂張四維撰

四十一年山西巡按御史樂尚約重脩午門記 運司人胡志夔撰

隆慶元年知州呂文南重脩樂樓記 郡人李瑤

撰

即開顏樓

二年知州呂文南重脩常平廟記 鄆縣毛爲光撰

萬曆十年創建麟經閣暨碑樓記 郡人孫維清

撰 以上俱河東

唐貞元十八年重建關將軍廟記 董佺撰

王泉寺在覆船山東去當陽縣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邐信金人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公命令張儋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欒櫨博敞容衛端肅惟曩時禪坐之

樹今則延袤數十圍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翔制度則列於碑後

元祐初建關三郎廟記 張商英撰

李冰去水患廟食於蜀之離堆而其子二郎以靈化顯雲長死國事神憑於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異著者有子克家幹父之蠱如易之乾坤不居正位而寄功用於六子與索之而若虛迹之而非無福祥

簡簡以介其善災禍號號以驚其愚疾而禱之有時而疹驟而禱之有時而濡孕珍草而發嘉禾驅魑魅而屏夔魍林藪幽深亡蛇虺之蟄檻穽不設亡虎豹之虞蓋人力有所不能者其鬼神之所司乎

淳熙五年述壽亭侯印記

司馬知白 廬山人

關公忠勇捐身國事廟食當陽之玉泉逮今千載之下廩廩若生四方依嚮真祀不絕曰雨曰暘其應如響每歲寺中必為大籠餅以祭極於縈精方曝麥於庭鼠雀不敢近有犯輒自歿以此人咸敬而畏之紹

興中洞庭魚人獲公壽亭侯印競以為金報於官納長沙庫中時有光焰吏不敢安之移文荆門送還公廟印徑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兩相貫之一有一大環總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庵真慈募畫印狀具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函輝燭楹庶亦異矣哉噫公之歿世寢遠城郭丘隴日就荒蕪而佩章獨存略無訛缺自非神物護持安得如此其久且全耶寺有仁宗皇帝所賜龍眉龍角二物宜與此印同藏名山未為鎮寶焉予與元庵為

關帝廟志 卷之六
方外遊遠訪雲蹤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如公平時
忠烈具載蜀志沒後威靈顯烈則見於前人碑碣茲
弗及也

元延祐元年新建武安王殿記 毛德撰

延祐甲寅歲孟秋武安王新殿成聖像端拱百神像
設曲盡其妙是舉也至大戊申歲今之住持鍾山大
師為見古祠朽腐不稱觀瞻遂於祠之後岡翦伐荆
榛林木削平丘阜營治殿基方定其隅向而掘彼根
株忽現出礎甃而露其階砌星被碁布舊迹宛然與

今時規畫若合符節於是掄材陶瓦接續興工越七
載而其功圓增林泉之偉觀孰謂數百年埋沒之故
址一旦重輝雖然道假人弘亦陰相潛翊之所就也
若夫雄文傑句光讚神休昭若日星勒之金石實於
名公碩德有待焉茲以臺岸畢工就嵌片石於其中
以紀歲月云爾

國朝

成化丁亥重脩武安王墓祠碑 泰和陽琚撰
墓在今當陽西北五里許即古之章鄉墓前故無

祠成化丁亥縣尹黃恕請於朝立廟春秋祀之已
亥冬鎮守太監韋公貴來謁墓謂廟必有寢廡捐
金委尹姜英建堂於廟之後英復節縮俸餘為資
給於是高其門垣增其舊制踰二年始完美壬寅
秋巡撫荆鄖都臺僉都御史王公濬謁而躃之命
琚稽實為文勒於廟

重脩義勇武安王廟碑銘 華亭徐階撰

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為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
與孔子為然按史王墓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

今千四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
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德於人者
死則必食其報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其廟祀
亦必因之獨忠義之士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
不必功德之及我而慨想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
能已者所謂民之秉彝也 以上俱當陽

順天府重建武安王廟記 陵川郝經撰

順天當燕趙之衝而府中之廟二皆庫俯墊偏不
稱王之威靈歲丁酉權帥府事苑德於雞水南湖

之右創為新廟耽耽奕奕神居巍然初為廟貌竝
昭烈皇帝車騎將軍及王為三萬戶張公來享於
廟退謂德曰廟無二主尊無二上君臣同祀而王
侍側如昔享覲不專非制也遂議別為昭烈皇帝
廟而王始王南面之位焉

泰州漢壽亭侯廟碑記 郡人儲確撰

初江陵之難侯及子平死之及成都破孫彝又死
之巋然大節與漢終於宗臣遺烈凜凜猶生也又
廟額所在稱王洪武初嘗詔例仍其舊侯丈夫義
以討僭竊其不卑侯而王稱也噉然矣故竝書以
正之

燕子磯重脩武安王廟記 呂柟撰

重脩漢盪寇將軍關公廟記 應天顧璘撰

都城之北大江之許有漢盪寇將軍關公廟在燕子
磯上不知何許時立靈貺昭應人共虔祝正德庚辰
武宗毅皇帝南征寧藩駐蹕廟下謂規制隘陋不足
以妥威靈迺勅近臣恢隆門宇增飾亭榭冠巖履江
執挾雄峭復置清江道院於側命道士守之煥乎南

都一偉觀也

光州武安王廟記 喻時撰

常州新建關侯祠記 唐順之撰畧曰

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繼亂東南

天子命督察趙公文華統師討之師駐嘉興軍中若見關侯靈響助我師者已而師大捷趙公請於

朝立廟於嘉興以祀侯事具公所自為廟碑中明年倭寇復亂趙公再統師討之師過常州軍中復若見侯靈響如嘉興趙公喜曰必再捷矣未幾趙公協謀

於總督胡公宗憲渠魁徐海等悉就擒趙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廟於常州侯之廟盛於北而江南諸郡廟侯自今始或謂江南古吳也吳侯讎國吳不宜祀侯侯亦未必歆吳祀此未為知侯之心與鬼神之情狀者也先儒有言人皆謂曹操為漢賊不知孫權真漢賊也按侯所事與所同事當時所謂豪傑明於大義者先主孔明而已孔明猶以為吳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先主亦甘與之結婚而不以為嫌惟侯忿然絕其婚罵其使擯不與通竊意當時能知吳之為漢

關帝志 卷之六
三六
賊志必殺之者侯一人而已權遜君臣亦自知鬼域
之資必不為侯所容非吳斃侯則侯滅吳此真所謂
漢賊不兩存之執也侯不死則樊襄之戎將轉而指
於建業武昌之間矣然則滅吳者侯志也侯之志必
滅吳豈有所私讎於吳哉誠不忍衣冠禮樂之民困
於奸雄亂賊之手力欲拯之於鼎沸之中而涼濯之
使吳民一日尚困於亂雄侯之志一日未已也然則
侯非讎吳讎其為亂賊於吳者也讎其為亂賊於吳
者所以深為吳也侯本欲為吳民斃賊而先斃於賊

齋志以沒侯之精靈宜其眷眷於吳民矣由此言之
侯之所讎莫如亂賊其所最讎而不能忘尤莫如為
亂賊於吳者倭夷恣兇稔惡以毒螫我吳民是亂賊
之尤未有甚焉者也其為侯所震怒而陰誅之所必
加翼王師而助之攻也亦何怪乎神人之情不相遠
未可以為杳冥而迂之也竊謂吳人宜廟侯侯亦必
歆吳之祀於是郡守金君豪以趙胡二公命擇地得
城東隅巍然一突下視城郭方可二畝相傳所謂中
軍帳者曠無人居君以為廟侯莫此地宜於是樹以

穹宮而地益勝古樹數株適當宮前森陰倏忽若侯
降止郡人來觀莫不喜躍强者賈勇弱者思奮抵掌
戟手若神甚之然則諸公之為此舉非特以荅侯之
功其所以作郡人敵愾之氣以待寇者所助不小也

餘姚靈緒山重建武安王廟碑 餘姚翁大立撰

讀史者謂公報效曹氏有國士風曹氏聽公去勿追
有王者度謬矣謬矣公初被執豈難一死顧身已許
漢主已奔袁桃園之謂何徒死無益故俛首受羈縻
非怯也忍也操知公必不可奪豈不能甘心顧大故

在前勝敗呼吸誠欲借公以抗袁紹紹濱許都安猶
欲借公以諷英傑故縱遣勿追迺操智計非義公也
公在許昌每勸先主誅操先主不決異日飄飄江渚
追悔靡及公之心豈一日忘操者而不斬顏良文醜
無能脫身是公善藏其用非報曹也公歿踰月呂蒙
死明年曹操殂英爽在天有此顯報厥後智顓建寺
解池斬妖法和邵兵崇寧平崇皆公正氣游魂倏來
倏往斯豈道佛家神其說假公為重哉予在中州睹
公遺印夜每生光過荆門遺刀挿石罅中撼之則動

拔之不可得視河時所至祠公漕舟速達嗟乎人力
不至此以是知神在穹壤間初不死也為迎送神辭
以侑饗云

神之徠兮髯飄飄赤兔馬兮青龍刀漢朱幡兮蜀
錦袍威稜稜兮山鬼號廟崔巍兮俯江臯薦桂醕
兮然蘭膏保境土兮崇勳勞 右迎神

神之往兮朝貝闕馬騰雲兮刀偃月前青旗兮後
黃鉞歷川途兮度燕粵行萬里兮如電掣拯墊昏
兮殲妖孽還歸來兮鎮吾越 右送神

壽春菴新建漢壽亭侯關王祠記 崑山張寰撰

肥城縣重脩關侯廟記 吳國倫撰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記 王世貞撰

公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葉誠良梟德若承綢
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鎧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
人而能狀之間關萬死跡故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
漢賊扶漢燼於一綫未盡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
能言之公之歿威靈著於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
典昭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且大

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漢朱虛侯劉章至俠烈

也吳興憤王西楚霸王項羽至仇猛也伏臘割醜之所趣現

巫之所揚羽世史之所載記何斑斑赫赫也然不數

百年而漸以銷淪無遺響者激生於一念之發而氣

用於一時之不盡也非精誠為之也傳不云乎至誠

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而高

明以麥城之役公穆然而就冥若無聞者垂五百年

而始為開皇一顯於玉泉之刹而尚泯泯也又垂五

百年而為崇寧再顯於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

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

億兆心為一心而趣公其邱垤之靈與供奉之虔略

相當蓋上而后王君公下而江表嬰孺近而都掖遠

而魑結侏儻之鄉亡能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

大則誠也亡論其雄武即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為之

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焉世

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有曰西臺朗陵

誠魔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定之曰漢前將軍

漢壽亭侯廟曰將軍侯者何昭烈所命也我

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

涇縣新建義勇武安王廟碑 汪道昆撰

涇為宛上邑未及廟王廟之自縣大夫張仲始歲丁卯伯仲與計偕將渡淮仲病溲小愈中流舟陷伯襍仲躍他舟仲大悻而殊伯望桃源禱王廟下即堯文溘死克文寧獨生藉令兄弟以喪歸父子將不保七月晦仲迺大歸舟人諄之將就木羣聞神降而語仲操心良幸爾兄弟同心終不容死遞禱遞應旬有八日迺生蓋古未前聞視號趙尤異後戊辰癸未伯仲遞起家如神言仲令涇卜地為廟更生事非怪非神語具二三國老大抵肉骨而生死者伯之精也王之靈也司命之提衡也張仲孝友之徵也苟求其故吾將以不語語之

西湖跨虹橋新建義勇武安王關公廟記 張翰

撰

西湖青芝塢之東葛嶺之西背負瑪瑙前抱跨虹勝地也邑人施如忠邵萬鍾顧英等客燕涉路河風濤陡作舟將覆方竊伏待命俄頃恍惚於空中見漢壽

亭侯率金龍四大王諸河神拯救獲免歸而謀以祀
侯選勝得前地遂捐貲募勸鳩工聚材為建祠焉夫
汾陰好畤祀各以地朝日夕月祀各以時肆類禋望
柴秩升中亦各四岳舉之迺侯獨無時無地而靡不
虔祀者何蓋亦感深而應速耳侯之忠貞貫日月誠
信格金石其在天為星辰其在地為河嶽萬世之仰
侯者舉日常若見之焄蒿悽愴蓋不待伏臘歲時奔
走承祀而始著也夫平安無事所感既深一旦臨險
阻蹈不測非呼天則呼侯而侯之神在天下又若水

在地中隨取隨足也故其應常速如響夫感深而應
速則慕者與德者合慕則思深德則無斁此侯之無
時無地而靡不虔祀有以哉

漢前將軍關侯正陽門廟碑 焦竑撰

都城自文皇奠鼎於茲人物輻輳綰四方之轂凡有
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消沮奸邪振發忠
義以助成王化者非細嗚呼為君子而謀有同易筮
拒不正之間無殊嚴卜非盛德其疇能之國家受命
宅中百靈效職迺太微管室之間侯寔居之儼如環

衛蓋四方以京師為辰極而京師以侯為指南事神其可不恭

李維楨按

大明會典增祀神祇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廟四孟月歲莫遣應天府官祭五月十三日遣太常寺官祭

高皇帝議禮考文所祀山川帝王聖賢名位必執于正惟聖蓋制後有作者無以易矣臣民其可倍乎并記于茲

關侯祠鼎銘

前人

凡祠必有祭器侯祠成工請器所宜按易鼎象也昭烈任武鄉侯為相侯與西鄉侯為將用能稱帝于蜀

抗衡魏吳延漢祚四十餘年皆有鼎之象焉故取諸鼎工請財所用按漢書律度量衡用銅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變節不為風雨曝露改形似士君子之行侯志在同一天下節行可質神明故取諸銅工請製所做按博古圖漢有汾鼎鼎一而款識三曰汾陰宮曰汾陰供官銅鼎曰平陽一斗鼎文各有義漢初定鼎長安光復洛陽建安之季足折餽覆矣侯起而扶持奠安之有死無二故取諸漢漢地理志河東郡屬縣為汾陰為平陽侯河東

解人解于今隸平陽府魏而有知能無故鄉故物之
思乎故取諸汾工請志所始按禮鼎有銘銘曰三足
承象厥功百鍊剛旌厥忠漢故主汾故宮神之掄臨
河東右鄉人福攸同

關帝祠志卷之六終

